

字·艺术

女人和花，摇曳在红尘中

《簪花仕女图》里的四位贵妇，其实都是她？

四月，一年中最美的月份，没有之一。

欧阳修说：“戴花持酒祝东风，千万莫匆匆。”四月里，这位北宋文坛领袖要做三件大事，一是簪花，一是饮酒，一是祈祷东风不要让美好的日子走得太快。

四月之所以美，原因之一是花。花是美的，自然也是入画的，所以中国画有个分科，叫花卉。

自汉代以来，中国人就有簪花的习俗，至唐宋达到鼎盛。画史上描绘簪花的作品难以计数，最著名的就是唐代周昉的《簪花仕女图》，同样没有之一。



唐周昉《簪花仕女图》

1 名画历经曲折存诸多疑点

《簪花仕女图》长180厘米，纵46厘米，绢本，设色，现藏辽宁省博物馆。这幅画自带的“话题度”，在中国绘画史上，几乎可与黄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》相匹敌。

首先是它的经历。自诞生以后，在中晚唐、五代至北宋的300余年间，这幅画的递藏竟然一直是个空白。不仅画史中没有著录，画上没有题跋，连书画“达人”宋徽宗赵佶，也没在上面留下任何雪泥鸿爪。

在北宋官方编撰的记录徽宗朝内府藏画的《宣和画谱》中，周昉的作品入选达72幅之多，唯独没有这件《簪花仕女图》，可见此画没有进过北宋宫廷。直到南宋，画中才出现两枚收藏印，一是宋高宗赵构内廷的“绍”“兴”连珠方印，一是权相贾似道的“悦生”印。元明两代，此画的流传又成了空白。至清代以后，则有了大收藏家梁清标的“蕉林”朱文方印以及安岐、清内府、东北博物馆（今辽博）的印玺。

从中可知，该画自安岐手中流入清廷。清亡后，被末代皇帝溥仪带到东北伪满洲国。1945年伪满洲国灭亡，溥仪携此宝贝出逃时，被苏联红军截获并转交东北民主联军，入藏东北博物馆（今辽博）。1972年该画重新装裱，工作人员才发现，它是由三块画面拼接而成的。

种种离奇的遭遇，也造成了《簪花仕女图》的作者和创作年代存在颇多争议。

收藏过此画的安岐认为，它是唐代仕女画家周昉的作品，清廷书画著录文献《石渠宝笈》和《石渠随笔》沿用这一观点。

辽博的杨仁恺、故宫的徐邦达先生认为，这是中唐到晚唐的作品。

谢稚柳先生认为它是五代南唐的作品，台湾艺术史家陈葆真亦持此观点。

沈从文先生认为这是宋代的作品……

参与这场学术争论的学者中，还有一位宁波人童书业先生。他认为，这是南宋宫廷画家对唐画的临摹作品。

2 宁波学者童书业独抒己见

童书业（1908—1968），字丕绳，号庸安，祖籍宁波鄞县（今海曙区鄞江镇建岙村），出生于安徽芜湖，著名历史学家、艺术史家，顾颉刚先生的高足兼助手、古史辨派代表人物。他是宁波月湖畔银台第主人童槐的后人，因童槐之子童华曾是光绪帝的老师，故银台第又有“帝师故居”之称。

童书业自幼接受私塾教育，极其博闻强记。早年入读京华美校国画系，曾向胡佩衡、郑曼青等名家学画，后担任上海博物馆历史部主任，光华大学、上海美专、山东大学教授。据他的学生回忆，童先生上课从不带讲稿和手表，徒手而来，即席发挥，没有多余的话，全凭严密的逻辑征服听众。每次课一讲完，下课铃声正好响起。他专攻先秦史，在中国绘画史、陶瓷史领域卓有建树。有《春秋史》等史学力作及《唐宋绘画谈丛》《南画研究》《中国美术史札记》《谈艺随笔》等艺术史专著，200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《童书业绘画史论集》。童先生过世后，女儿童教英继承了他的衣钵，成为浙江大学知名艺术史教授。

对于《簪花仕女图》的创作年代，众多学者各执己见，虽然童先生属于“少数派”，但其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。

首先是，足以载入史册的这么一幅名画，直到300年后的南宋才出现收藏印，而在此之前众多热衷书画的帝王贵胄、收藏大家不但均未提及，也无题跋和盖章，史籍上也无著录，于理不合。

其次，包括沈从文等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，女性施浓晕蛾眉加步摇钗在唐代确实流行，但头上插真花是宋代才普及的。不过这种观点，被后来的一些出土文物以实证打破，唐代很多诗文中也有关于头上插真花的记述。

那么这幅画是不是唐代的？

辽博的杨仁恺先生是此画过眼最多的鉴定大家，但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主编的《中国书画》一书中，谨慎地留了余地，表示“亦有专家据仕女装束打扮判断为犹存唐风的五代作品”，但总体上仍倾向于“它是唐代贞元年间作品”“出自周昉之手”。

2018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先秦汉唐画全集》中，明确将《簪花仕女图》归于唐代周昉名下。

2023年，“盛世修典——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宁波特展”举行，该画的说明牌上，也将其断为唐代周昉作品。

3 仕女所簪之花各有寓意

《簪花仕女图》描绘了六位仕女（五个贵妇和一个侍女），于春夏之交赏花游园的场景。全图大体可分为三段，每段两人：卷首一人执拂尘引獬豸（哈巴狗），一人观望；中间一人拈花调鹤，一人（侍女）持团扇；卷末一人站立稍远，一人捉蝶，假山旁有数枝玉兰（辛夷）盛开。

根据画名，头上“簪花”无疑是这些仕女最重要的标签。那么她们簪的是什么花？学者研究认为，从右到左，五位贵妇依次簪的是牡丹花、海棠花、荷花、荼蘼花、芍药花。此外，图中尚有拂尘、獬豸（哈巴狗）、仙鹤、蝴蝶、石榴花和玉兰花。

无论古今，每一种花都有花语，在特定的历史阶段，它们还是某种审美意象的代指。此画中和拂尘、獬豸、仙鹤的出现，乃是为了暗示人物身份。

去年10月，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博导陈谷香在天一阁做了一堂“《簪花仕女图》之主题与隐喻研究”的讲座。她认为，画中右一、右二、右四、右六均为同一人，即杨贵妃（名玉环，道号太真）；右五则是在杨玉环入宫前唐玄宗宠爱的梅妃。

首先，拂尘、獬豸、仙鹤三者中，拂尘、仙鹤为道家象征，杨玉环原为寿王妃，是唐玄宗的儿媳，被玄宗看上后，“曲线”出家做了道姑才进了玄宗后宫，此两者暗指杨玉环的道姑身份；至于獬豸，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记载有杨玉环见唐玄宗下棋将输，遂故意放出獬豸扰乱棋局使输赢不可辨，令玄宗龙颜大悦的故事，此处亦指代杨玉环。

诸花之中，牡丹，花之富贵者也，“独占人间第一香”，指向杨贵妃并无异议。“海棠春睡”的典故，说的还是杨贵妃。荷花有别名“玉环”，指的自然也是杨贵妃。

说到石榴，唐玄宗曾下令群臣见杨贵妃须行跪拜礼，“拜倒在石榴裙下”的典故即源于此。

芍药自古就是爱情之花，“维士与女，伊其相谑，赠之以芍药”，象征着唐玄宗和杨玉环之间的爱情。

荼蘼花则有完结之意，象征着末路之美，代表着梅妃的凄惨命运。在安史之乱中，唐玄宗逃亡没带上阳宫中的梅妃，梅妃白绫裹身，投井自尽。

某种意义上说，女人等同于花。女人和花，是摇曳在红尘中最美的风景。

记者 楼世宇



宁波银台第官宅博物馆。通讯员 应芳舟 摄